



# 中国历史故事

(三十八)

王咏梅摇主编



## 目摇摇录

廷和忠直摇毛澄拒贿·····	员
大同兵哗变·····	源
壬寅宫变·····	愿
严嵩奸贪·····	猿
徐阶新幸摇严嵩败北·····	苑
征剿河套·····	圆
蒙古南犯·····	匝
庚戌之变·····	獾
俺答封贡·····	獾
海瑞罢官·····	獾
郑旺妖言案·····	缘
利在国家、祸在身家的张居正·····	缘
争立国本·····	远
葛成为何易名葛贤？·····	逊
壬寅宫变·····	苑
东南倭乱·····	苑
戚继光平定倭寇·····	愿
魏家阁老·····	怨
五虎、五彪、十狗、十孩儿、四十孙·····	怨
布满中外的狐狗·····	愿
九千岁的生祠·····	员
魏忠贤的侦探·····	员
魏忠贤的黑名单·····	苑

## 廷和忠直摇毛澄拒贿

杨廷和，字介夫，四川新都人。幼时聪明绝顶，十二岁中举，十九岁先其父成进士。正德时初，官至内阁首辅，勋阶光禄大夫、柱国。在刘谨、江彬用事时，只能委曲其间，对朝政大事稍有补救。武宗驾崩以后，至朱厚熜登极以前，共掌理朝政三十七天。在这三十七天当中，他一共做了两件大事。其一是，拥戴朱厚熜承袭帝位。其二是厘革正德时期的主要宿弊。

在厘革宿弊的过程中，杨廷和思想坚定、行动果断，很有魄力。首先是清除隐患，逮捕了拥兵在腋、图谋欲反的江彬及其党羽。其次是，裁汰冒滥。对锦衣诸卫及内官监、局中的旗校等挂名、冒滥人员，仅一次就裁汰十四万八千七百余人。同时对武宗的义子和以武宗名义违制传升、乞升的一切佞幸、官吏，大半被他斥去。除此以外，还令边兵回卫，遣散番僧、贡使和宫女，释放囚犯，停京师不急之工，收回武宗在“豹房”、行宫中储藏的一切金银异宝。同时，在为朱厚熜草拟登极《诏书》当中，除免天下税粮之半以外，还减收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。因此，天下大悦，百姓称快。

朱厚熜登极以后，杨廷和汲取武宗荒政、失道的深刻教训，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，对朱厚熜辅弼颇严。在大礼议当中，对朱厚熜推尊私亲的过于极端的作法，不仅敢于拒理力争，先后上疏谏诤达三十余本，还退还“御批”四次。对朱厚熜违背祖训的其它做法，更是谏言剴切、寸步不让。

比如，朱厚熜信仰道教，登极不久就在大内设醮，整日焚香祈祷。杨廷和便引证梁武帝和宋徽宗的故事来劝诫朱厚熜，说他们虽然溺信佛教和道教，但溺信的结果，梁武帝竟饿死台城，宋徽宗做了金人俘虏。又如：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十二月，江左大灾，赤地千里，连岁歉收。而朱厚熜却在此时谕令太监，前去督催织造。礼科给事中章侨等多官进行谏止，朱厚熜不听。不仅如此，还谕令杨廷和起草敕书（督催织造的谕旨）。杨廷和对此不仅不奉命（拒绝书写），还十分激昂地说：“今臣等言之不听，九卿言之不听，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，独二、三邪佞之言听之不疑。陛下独能与二、三邪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！”语气十分割切犀利。尽管如此，朱厚熜还是听不进去。更为可气地是，他竟又暗中谕令别人起草照办不误。最后不得已，只得嘱咐太监不要沿路“扰民”而已。

后来随着大礼议的激烈进展，朱厚熜对杨廷和感情逐步疏远，并增加了厌恶情绪。而杨廷和见朱厚熜越来越任性专断，势不可挽，也对皇帝失去了信心，于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二月，便自动避职回乡了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，朱厚熜谕令给当初阻止大礼议的诸臣定罪，结果杨廷和被削籍为民。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六月，因心情不畅死于原籍。事隔数年以后，朱厚熜询问大学士李时，太仓所积几何了？李时说：“可支数年。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。”此时，朱厚熜才又想起杨廷和，说：“此杨廷和功，不可泯也！”隆庆初年复官，赠太保，谥号“文忠”。

综括杨廷和的一生，忠直不阿，做事果断，为开辟嘉靖初政，立下了卓越的功劳，是个典型的封建忠臣，但他却自

恃有拥戴之功，轻视朱厚熜年幼无知，做事比较专断。同时，在大礼议中，争之太过，做法过激，缺乏应有的斗争策略。结果，被张璁等人钻了空子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。

毛澄，字宪清，昆山人。弘治六年（明弘治六年）举进士第一。正德时期官至礼部尚书。朱厚熜登极以后仍居原官。在大礼议中，与杨廷和等人共持“人后说”。多次上疏谏言力争。因他官居礼部尚书，大礼议中的一切集官会议，都要由毛澄召集。因此，对朱厚熜来说，大礼议的成败，毛澄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朱厚熜看到这一点以后，为了使毛澄能够支持自己，便派遣太监暗中进行拉拢。某一日，一位太监来到毛澄家，刚一见面，太监便稽首下跪。太监本人虽然地位低下，但却往往代表皇帝传送谕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臣必须先向太监下跪领旨，才合礼仪。因此，这个异常举动，使毛澄惊愕万分。他急忙扶起以后，太监说：“上意也。上言：‘孰人无父母？奈何使我不获伸？’必祈公易议。”说完，还从怀中拿出重金。毛澄见此，勃然大怒说：“老臣悖耄，不能堕典礼！独有一去，不与己耳！”拒不接受贿赂。太监一看毛澄态度严厉，便自找台阶急忙溜走了。要知道，这份重金，不是一般的人所送，而是当朝皇帝所“赐”。对皇帝的赏赐拒之不受，就可能获“藐视上君”之罪。但毛澄为了维护明朝的统嗣关系，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这种威武不屈，贫贱不移的高尚品德，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却是十分可贵的。

太监回宫，将毛澄不受重金的事情面奏朱厚熜以后，朱厚熜虽然心里不悦，但却被毛澄大义凛然的精神所震慑，并未敢对毛澄公开治罪。

当毛澄看透大礼议的局势不可挽回以后，便以疾病为由，多次陈请离职。嘉靖二年（~~1521~~1522年）二月，因心情沉闷，果然患病。当他获准离职以后，行至河北兴济，死于道途。死后，朱厚熜对其忠正品德不得不给予褒扬，追赠少傅，谥号“文简”。

## 大同兵哗变

大同是明代的边关重镇。嘉靖年间，这里不断遭到蒙古族军队的侵扰。为了巩固边防，巡抚、都御史张文锦决定在城北九十里处建立“五堡”，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前沿堡垒。嘉靖三年（~~1522~~1523年）七月，“五堡”即将建成，计划迁徙戍卒二千五百家开赴那里镇守，平均每堡驻扎五百家。消息传开，戍边军士议论纷纷。他们觉得，居住在距城二十里处尚且不断遭到侵扰而无宁日，现在要到距城近百里的“五堡”居住，若有敌入侵，谁来相救？于是表示宁死不愿迁徙。张文锦知道后，严令不许抗命。他派参将贾鉴对拒不迁徙者严刑处罚。此举招致了边卒的兵变。

哗变军士的头目是郭鉴、杨忠等人。他们杀死了贾鉴，聚集在焦山附近。张文锦怕叛兵与外敌取得联系，造成更大的危害，便招抚他们入城，随即捉拿首犯。郭鉴、杨忠等人见势不妙，鼓动叛卒焚烧了大同府门和都察院门，劫出狱中囚犯，事态进一步扩大。张文锦也遭到叛兵的追杀，逃到宗室博野王的住宅中。叛兵胁迫博野王交出张文锦并将其处死，还裂其尸首以泄愤。前总兵朱振被叛卒挟持出头作主，朱振提出三点：一勿犯宗室、二勿掠仓库、三勿纵火杀人，

如果叛兵答应，便出头主事调解，否则宁死不从。叛兵表示愿意从命。

八月，朝廷决定由按察使蔡天佑继任巡抚，都督桂勇为总兵官，另派太监武忠镇守，同时派遣兵部侍郎李昆前往宣布赦免旨令。蔡天佑来到大同后，会同武忠、桂勇等召集叛乱军卒宣谕朝廷旨意，局面稍有缓解，但是仍然不时有抢劫事件发生。总兵官桂勇处死了五十余人，其余均被赦免。然而城中依然人心惶惶，到处传言“必尽杀大同人”、“京营暨诸镇兵已驻近地，剿大同矣”等消息。时逢户部派进士李枝因公务来大同，遂被认为是传“密旨”来的。当晚众人又聚集出来，到李枝住处讯问究竟，李枝出来向众人解释清楚之后，人群仍未散去，他们杀死了据说是曾经提出诛杀叛卒建议的知县王文昌，纵火烧毁民宅百余家。第二天，又围逼代王府，代王怕有不测，率家人逃遁。巡抚蔡天佑一边竭力安抚众人，一边向朝廷请示解决方案。

十一月，户部侍郎胡瓚、都督鲁纲率军征讨大同叛卒，称“诛首恶，胁从不问”。大同城中军民心中恐惧，求蔡天佑出面保护他们。蔡天佑再次重申，“兵来惟诛首恶，胁从不问也。汝辈勿助恶即为良民，无事矣。”众人得此允诺人心稍定。总兵官桂勇设计擒住首犯郭鉴、杨忠等十一人，全部斩首示众。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集胡雄、徐毡儿等人再次聚众作乱，围住桂勇的家宅，抓住桂勇，杀死桂家数人。蔡天佑与武忠赶来反复讲明道理，桂勇方幸免一死。蔡天佑处死了徐毡儿等四名首犯，郭疤子逃走，胡瓚想发兵追杀，被蔡天佑阻止，称“首恶即诛，余党釜鱼耳，易处也。”胡瓚遂班师回朝，被一些人上疏弹劾为“讨叛无功，逆党未尽

得。”第二年二月，郭疤子纠集同伙数十人潜入城中，乘夜晚焚烧民宅。待天亮之后，蔡天佑擒住郭疤子等四十余人，全部处死。此次兵变终于被平息下去。

嘉靖十二年（~~1533~~年），兵部议设总制重臣于大同，意在加强这里的守备力量。兵部侍郎刘源清被任命为总制，都督郤永为总兵。十月，大同总兵李瑾建议在城外挖一道四十里长的濠沟，用来阻止外族的骚扰。刘源清赞同此议，限定三日完工。李瑾平素就十分严厉，此时为赶工期便不断严刑催促，士卒不堪忍受，终于又激起了兵变。哗变士卒杀死了李瑾，围住了巡抚潘倣的府第。潘倣跳墙逃脱后，向上言书：“镇将用法苛刻，兵悉变，请置勿问。”而刘源清则主张“即兵悉变，法不可废，请讨之。”他又在大同城中张榜告示：“五堡之变，朝廷处（罚）太宽。乃今稔恶戕主帅，天讨所必加者”。佾事孙允中希望刘源清不要动武，更不要旧事重提五堡兵变的旧帐，免得扩大事端。刘源清以为前次胡瓚“以兵不临城，致言者纷纷，吾不可更袭前辙。”刘源清的做法，引起五堡遗属的猜忌。他又派人搜捕乱党，而在被捕者的名单中大都为有功之士。各镇士卒抗拒捕快随意抓人，双方冲突升级。刘源清率军来到城下，大肆杀掠，郤永也带领军队来到城下。五堡遗属见状尽数哗变，他们关闭城门，拒城自卫，与官军对峙。潘倣、孙允中眼见无法控制局面，遂上疏军官妄杀无辜激起兵变的实情。刘源清也上疏称巡抚潘倣姑息逆党，致使镇卒与王师对抗。潘倣被弹劾、罢官。

十一月，兵部尚书王宪称“大同之变，非大发兵诛之不可。”辅臣张孚敬也同意此说。于是任命江桓为总兵，参

政樊继祖为大同巡抚。樊继祖恐怕叛卒与外寇联合，决定自己单骑入城晓谕军民，平息此事。但这个建议被搁置。刘源清则一再上疏，“宗室，诸文武悉已从贼，实天欲弃此城矣。”朝廷有旨命其攻城。刘源清一面攻城，一面命人决水灌城。哗变军兵拒城顽强抵抗，官军攻城未果，双方相持不下。其间，叛卒与外族取得联系，鞑靼骑兵在其首领小王子的率领下于嘉靖十三年（1554年）正月大举来犯。平定大同叛兵的官军不得不分兵抵御小王子的入侵，郤永率军迎击鞑靼兵，结果作战失利，鞑靼骑兵在边关一带大肆劫掠数月后退去。

二月，刘源清请设总制御外，自己专事攻城。朝臣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指责刘源清贪功引水灌城，现在攻城未果，又引来外族侵扰，以致震动京师。主张罢去刘源清，另择他人处理此事。刘源清无奈，传话城中只处置首犯，其余概不论处。城中一些人闻讯决定作为内应，擒拿首犯，迎接官军。刘源清表面应承与之相应，但他出尔反尔，不守诺言，结果此计失败。朝廷罢免刘源清，任命户部侍郎张瓚代刘源清为总制。张瓚来到军中下令不得攻城，派主事楚书来到城下。城中叛兵表白说，“吾辈非杀将者，畏死自全耳！”楚书进入城中，声言“用兵非朝廷意”，众人皆呼万岁。楚书与哗变军兵达成协议，斩倡乱者，迎官军入城。当夜杀黄镇等二十四名首犯。巡抚樊继祖也进入城中，安抚人心。郤永仍想从中阻挠，散布流言“继祖伏兵为内应”。当夜又引起不安，樊继祖沉睡不起以示无事。张瓚命令官军后退二舍之外，自己来到城下，张榜晓谕，开仓赈济。城中军兵依次拜谒，以示臣服。兵变至此得到平息。

朝中得知兵变已经平息，降旨论定功过，核查兵变的原因及过程。不久，刘源清、郤永被捕入狱，被削籍降职。潘倣、孙允中官复原职。张瓚、樊继祖等有功者均有封赏。

## 壬寅宫变

### 宫婢弑君摇世宗昏厥

嘉靖二十一年（壬寅，1552年）十月二十一日夜里，朱厚熜睡在他的宠妃——端妃曹氏宫里。宫婢杨金英、苏川麈、杨玉香、邢翠莲、姚淑翠、杨翠英、关梅秀、刘妙莲、陈菊花、王秀兰、张金莲等十几人，事前用多根细料仪仗花绳，总搓一条，待朱厚熜睡熟以后拟将他勒死。但在行动时，因思想紧张，一时慌乱，绳子被结成死扣不能收紧，结果只造成昏厥，未能毙命。同时，又因张金莲见事不就，中途思想发生了动摇，转而又去报告皇后，致使“谋逆”未成。此时正是十月二十二日凌晨五点左右。当时所有灯火全被宫婢吹灭，端妃宫内漆黑一团。方皇后闻讯赶来，虽然在黑暗中被姚淑翠打了一拳，但因管事牌子等多人也已到达宫内，宫婢的造反精神顿时沮丧。结果，杨金英等十几个宫婢均被一一拿获。这时朱厚熜脖颈上的绳索虽然被左右侍从立即解下，但已经昏厥不醒，气息微弱。于是急令传召御医。御医到来以后，面对这种危重情况，都惧怕获罪，面面相觑，不敢下药。惟有太医院使许绅，因为有职衔的关系不能推脱。不得不冒死下奇药进行抢救。他用桃仁、红花、大黄



句话，虽然只能表明宫婢们造反的决心，还没有道出“强如死在手里”的真正原因。但仅从这一句话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这些宫婢肯定已经预感到，必然有什么足以置她们于死地的不祥大祸，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。消极等死，不如拚命。

根据《明世宗实录》所载的史实分析，这些宫婢拚命造反的原因，可能有两种：

一种是，朱厚熹暴虐不仁，宫婢忍受不了深宫内廷的非人待遇。朱厚熹偏听偏信，护短记仇，喜怒无常，擅长杀戮。文武群臣偶有小过，轻则受到斥责、罚俸，重则仗笞贬官，甚至还要被逮下狱。这种暴虐的性格，就是对皇后、嫔妃等内宫所有的人，也是如此。

孝洁皇后陈氏，是朱厚熹的原配皇后。在嘉靖七年（1528）九月的一天，朱厚熹正与陈皇后对坐闲谈。此时，恰有张、方二妃进来献茶。朱厚熹见二妃手白细嫩，便不顾陈皇后在此，当场拉过抚摸。陈皇后见此情景，妒意顿生，以“投杯起”表示不满。朱厚熹立时大怒，这一怒之下，便把陈皇后吓得魂飞丧胆，惊悸堕胎。没过几天，便于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身亡。

临死之前，陈皇后十分想念她的母亲冀氏。为此，她的父亲陈万言曾多次上疏陈请。但朱厚熹不但不允，还对辅臣说：“外戚自古未有入宫禁（者）。假以视病为言，多窥伺朝廷者。在彼为得计，在其君为堕计也。”提防外戚篡权，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必要的，但在此时陈万言并不一定有这个歹意，只是朱厚熹嫌恶陈皇后借故托词而已。既然朱厚熹对陈皇后已经有了恶感，所以死后谕令礼部从简发丧。

陈皇后死后，朱厚熜于嘉靖七年（员缘愿年）十一月二十八日，立顺妃张氏为继后。张氏当了皇后以后，虽然受到朱厚熜的宠爱，但由于为张鹤龄、张延龄二人下狱论死事件讲过情。结果惹怒了朱厚熜，就在讲情的第二天早晨，即嘉靖十三年一月初六日，张皇后就被废黜了。到了嘉靖十五年（员缘远年）闰十二月初三日，张皇后因长期受到冷遇，忧郁身死。

张皇后被废黜以后，于嘉靖十三年（员缘源年）一月十五日，立德妃方氏为继后。“壬寅宫变”当中，方皇后虽然抢救朱厚熜脱险有功，但她诈传诏旨，借机将朱厚熜的宠妃曹氏也给处死，而引起朱厚熜对方皇后的不满。因此，在嘉靖二十六年（员缘苑年）十一月初五日，内宫失火，方皇后遇难时，朱厚熜竟忘恩负义，见死不救。当时方皇后虽然未被烧死，但却受到惊吓，于十一月十八日死于此难。方皇后死后，朱厚熜虽然表示悲痛并谕令从重发丧，但通过这件事情，他心狠毒辣、阴险虚伪的面目，却暴露得十分清楚。

对待皇后的态度竟然如此，那么对待出身低贱、视如草芥的宫婢和被冷遇失宠的宁妃王氏来说，更可想而知了。朝鲜《中宗大王实录》卷十，曾对此事讲道：“盖以皇帝虽宠宫人，若有微过，少不容恕，辄加捶楚。因殒命者，多至二百余人。蓄怨积苦，发此凶谋。”又说：“以皇帝笃道术，炼丹服食，性寝躁急，喜怒无常，宫人等不胜怨恨，同谋构乱云。”另一方面，这些宫婢都各司其职，各保其主。而皇后、妃嫔和淑女之间，为了争得宠位，彼此妒忌私斗，矛盾错综复杂。这些斗争，不论哪一方面失败均要株连手下宫婢。轻则挨打，重则处死。这些非人的待遇和矛盾漩涡，都

会直接威胁着这些宫婢的人身安全。

另一种可能是，朱厚熹用宫婢的经血烧炼“红铅”，宫婢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，起而造反。邵元节、陶仲文，还有唐珠珊等方士、道流，为给朱厚熹烧炼“红铅”，不惜收取女子经血。在收取经血过程中，肯定不会让这些女子使用各类软纸，必然要强制放上接取器物。甚至为高量采取，还有可能让这些女子服食坏血之类的药物。这样，就会造成失血过多或者血崩。经过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，这些女子，即便当时不死，事后也必然极度虚弱，最后丧失性命。同时为了防止丑事外扬，说不定取完经血以后，还要将这些女子杀身灭口。

总之，深宫内廷草菅人命的非人待遇、惨无人道摧残女子的罪恶行径和多少同伴被折磨致死的悲惨状况，杨金英等人肯定历历在目，亲有所睹。这一切，必然要激起所有宫婢的无比愤怒和激烈反抗。既然已经预感到此祸就要临到自己头上，明知事情难成，不如和这个暴虐的皇帝决一死战，拚个死活“强如死在手里”。

虽然朱厚熹经过这次宫变的致命打击，几乎毙命，但他并没有从这件事情中汲取教训和表示忏悔。只是以后不敢再采取青年女子的经血，而是改选八至十四岁的童女。究其原因，便是这些幼小的童女，年幼无知，容易摆布，不会发生造反的行为。从选女改换年龄一事来看，发生宫变的真正原因，第二种可能性较大。

## 严嵩奸贪

世宗的昏愤，使奸臣有机可乘。明代有名的大奸臣严嵩，就是出在这个时候。

严嵩字惟中，江西分宜人，善写诗文，原先只是翰林院里的小官，凭着他阿谀谄媚的本事，步步高升。在争论世宗生父朱祐杭的尊号时，许多官员被廷仗、罢官或贬谪，严嵩却迎合世宗的旨意，并悉心筹划礼仪，因而取得世宗的欢心。严嵩进而施展他的文才，为世宗撰写祭祀的青词。这对崇奉道教的世宗来说，是再称意不过的了。嘉靖二十一年（一五四二），他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，开始掌握重权。两年后又进升为首辅，从这时起到嘉靖四十一年（一五六二）严嵩被罢官时止，中间仅两年多的时间首辅是由夏言担任，其余都是严嵩，前后柄政达二十年之久。

严嵩除了善于献媚讨好外，并无其他特殊的才干。他所以能窃权弄奸，主要是由于世宗昏愤。世宗深居西苑，专事斋醮祭祀，二十几年不到大内视事，朝臣中除严嵩外，都见不到他的面。严嵩为表示勤恳和为了随时窥伺世宗的意向，则日夜侍候在西苑板房。世宗因此对他更加信任，表彰他“忠勤敏达”。严嵩利用自己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，排斥同僚。世宗下了什么样的圣旨，说了些什么话，即使是内阁的辅臣，他也不让知道；票拟之事，更不让其他阁臣参与。于是，大权尽归严嵩，使他得以售其奸。

严嵩入阁之时，已经年过六十，老朽糊涂。世宗御札下

问，他常常是瞠目若呆，摸不透其中的旨意。但是，他有一个奸猾机灵的儿子严世蕃。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，官至工部侍郎。他晓畅时务，颇通国典，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，往往能揣摩曲中，迎合世宗的意思奏答。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的近侍，叫他们把世宗的言动举措，无论巨细都向自己报告。因而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，他都早有准备，办得让世宗很满意。严嵩见儿子奸猾，便偷偷让他入直代为票拟办事。诸部府有事请他裁决，他也总是说：“等我与小儿计议后再定。”所以，朝廷上下都说，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，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其儿子。有的人则干脆称“大丞相、小丞相”。官员在严府求见请示严世蕃的，络绎不绝，门庭若市，有些官员在严府等了一天整天都得不到召见。士大夫侧目屏息，不肖之徒奔走其门，送礼的筐筐相望于道。

严嵩父子倚仗权势，招财纳贿。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，不是根据其本人贤愚廉脏，而只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。如，犯罪军官仇鸾，罢职闲居已久，为了复官，就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。严嵩便让他当宣府、大同总兵这样重要的官职。工部主事赵文华因为贪脏，被贬出京为州判。他通过贿赂严嵩，重新入朝，成为严嵩的党羽，步步高升。当时朝廷内外的许多犯罪被免职的官员，都是通过贿赂严嵩而重新复官的。严嵩又进一步把这些人罗致门下，成为自己的党徒腹心。对于那些不愿依附的官员，严嵩父子在施行打击迫害的同时，也不忘乘机敲诈一把。如，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，不会奉迎拍马，不得严嵩父子欢心。严嵩指使其党加以诬陷，把俞大猷逮捕下狱。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才能，便一起凑了三千两银子贿赂严世蕃。俞大猷才保住性

命，被发配大同戍边。

由于大肆搜刮纳贿，严嵩的家财可与皇帝比富。在京城里，他的府第连三、四坊，还有一片数十亩面积的人工湖。在家乡，他还有五座府第，都是雕梁画栋，峻宇高墙，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。至于金银珠宝，更是难以计数，到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，还抄出黄金三万余两，白银二百多万两，其他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。严世蕃曾自夸“朝廷不如我富”，连他的豪仆严年，家财也是数以万计。有这么多的财宝，其生活自然也就奢侈糜烂。特别是严世蕃，“粉黛之女，列屋骈居；衣皆龙凤之文，饰尽珠玉之宝；张象床、围金幄；朝歌夜弦，宣淫无度。”如此腐化，他不以为耻，反而洋洋得意地说：“朝廷不如我乐！”

严嵩父子狼狈为奸，贪贿弄权，引起正直官员的愤慨，纷纷上疏揭露其父子的罪行。但是，昏暗的世宗却不识其奸，而严嵩往往又利用世宗拒谏护短的毛病，在世宗面前搬弄是非，激怒他，借以打击陷害弹劾检举的官员。当时最为天下人疾恨的是杀害沈鍊、杨继盛之狱。

沈鍊是锦衣卫经历。他痛恨由于严嵩的贪鄙奸恶，导致嘉靖二十九年（1560）蒙古俺答的入侵，使京师被困受危，就上了一疏，痛骂严嵩“贪婪之性，疾入膏肓；愚鄙之心，顽于铁石。……忠谋则多方阻之，谀谄则曲意引之。要贿鬻官，沽恩结客。”疏中历指严嵩纳将帅之贿，揽吏部之权，索抚按之岁例，阴制谏官，擅宠害政等十大罪，请世宗诛戮奸臣，以谢天下。但是，奏疏呈上后，严嵩毫毛无损，沈鍊却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，谪佃保安。沈鍊至保安后，百姓知道他是因为骂严嵩而被贬谪的，对他很敬重，请他当老